# 极为漂亮的女人——李洁

（上）

我警惕的前后左右瞅了几眼，溜进一条小巷，拐了一个弯后，靠在墙角点燃烟抽，心里打起了怎么

应付的快算盘。

挡住我去路的小个女人——陶红艳，不一会也出现在墙角边，盯着巷口探望的同时，脸上挂着一层

秋霜，杏核眼里满含幽怨，狠狠瞪了我一下说：「老哥现在可真难见呀！Ｙ县屁大的一个地方，咋像化

了一样，老是碰不上呢？」

我在陶红艳不乐的脸上，轻佻地吐了个烟圈，然后咧嘴一笑，一个编好的筐就扔了过去说：「老妹

子哟！你怎么把我损成了这个样？这几个月不在，还不是车间主任看我能说会干，打发到夹皮沟去收公

粮，昨天才回来的嘛！」

陶红艳一听，脸色尽管有些多云转晴，但还是嗔怪我说：「你虽然叫车间主任派去收公粮，咋不跟

我吭一声，再说夹皮沟又是哪里？Ｙ县没这地方呀！」

我一面喷云吐雾，一面展开如簧之舌，继续往圆里编着筐说：「你又不是我老婆，我为什么跟你吭

声？再说领导交代的任务重，安排的时间紧，我哪有工夫给你打招呼？至于你问的夹皮沟嘛！嘿……！

其实是Ｙ县的祁连乡，因为地形是两山夹一沟，所以我胡编了名字，叫它夹皮沟了。」

陶红艳的脸色，此时才像钻出浓雾的阳光一样，变得灿烂了以后，身子紧挨着我往墙上一靠，胳膊

肘若即若离地碰撞着我，眼里虽然放射着肉欲的火焰，嘴却不留情的调侃起了我：「哦！我不是你老婆，

走的时间又很急，不吭声也说得过去。既然是祁连乡那个怂地方，你去了这么久，龟难道不胀，就没想

我，没肏那里的媳妇和姑娘？」

唉！男人的可悲之处，就是得到和容易得到的东西，心里往往不在乎。可望而又可及的东西，却又

常常是吃一贪二馋三。虽然很符合进取的本性，某些方面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其中的原由。

就拿自己的荒唐作为来说，相濡以沫的老婆差在哪里？一心想和我欢好的陶红艳又少了哪些？想到

这些个缠在一起的乱麻后，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陶红艳听我叹气，眼睛里立刻挂满关切之情，侧身拉着我的手，到了她交错在一起的腿裆说：「老

哥，你咋不说话，叹气又干啥？」

我在陶红艳热烘烘的裆里掏摸了几下，她脸上就飞起了艳丽的红霞，眼睛里也波光滟潋时，抽出手

又信口雌黄说：「那地方自从分田到户后，农民一家老少特别忙。白天要在地里精耕细作，晚上早早睡

了大头觉。那里没老婆的光棍都有好几个，所以，我的龟胀了想老婆，只能手捋着放掉外，哪有坑坑让

我占？」

陶红艳颇有同感的又问我：「老哥，你昨晚和老婆肏了没有？」

我将烟蒂朝地上一丢，吊了个苦瓜脸说：「一路坐车实在太累，肏了一阵往老婆旁边一躺，想等一

会再肏，谁知没放个屁的工夫，就扯开呼睡着了。」

陶红艳绯红着脸将我看了一下，然后用手揣摸着我的龟说：「既然精都没有往外冒，那你想不想肏

我呀？」

我怕在幽会的楼上，遇到幺妹和魏萍后，话不投机对谁都不利，就朝巷口方向快速扫了一眼说：「

想是心里在想，可楼上肏起来总是放不开，怕有人听见了乱敲门，造成你不舒服我不痛快啊！」

陶红艳听我已经答应，脸马上变成了笑弥陀，手放开了龟，完全是一副情难自禁的神态说：「老哥，

这几个月我把房子翻修了一下不说，家具也换了Ｙ县最流行的款式。在里面哪怕肏得震天响，保险没啥

人敢来敲门。」

受到陶红艳欲焰的强烈烘烤，我的色心也摇曳了起来时，一个所谓的托词又送给了她：「好是好，

就怕别的小姐看和听到后，说你的闲话？」

陶红艳将起伏个不停的胸脯一挺，满脸都是得色说：「现在我也实行了改革制度，住在我院的小姐，

人数不超过五个，不但要求年轻、漂亮、外地人，服务态度还要热情、周到、体贴。就这还不放心，哪

个只要超过三个月的话，无论她拉的客再多，咋苦苦求我，我立马叫她卷铺盖走人。所以老哥放宽心好

了。」

看情景我不去也不行了时，一连串的恭维话，加上另一个托词，全丢在了陶红艳头上说：「你确实

跟上了时代的前进步伐，有了从习惯思维到跨越思维的巨大转化。处理事情不但果敢有力，而且有巾帼

不让须眉的态势。我只希望你今后日进斗金，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时，想问问小姐里面有没有出色的啊？」

我把蜜糖这么一抹，陶红艳的脸上，立刻洋溢着按耐不住的喜色，十分欣慰的给了我一个媚眼说：

「谢谢老哥的衷心祝愿，你那个龟德行我很清楚，小姐有没有出色的先不说，等你攒足劲肏完我了，保

证有个大惊喜送给你。」

当我想问陶红艳是什么大惊喜时，她向我说着：「我先走，等一会你可一定来」的话，扭着牛仔裤

包裹的圆翘小屁股，已接近了巷口

没有定力的我，鬼使神差的我；明知为什么，却又不清楚为什么的我；本来就是个色欲熏心，贪得

无厌的我，立刻迈动双腿，远远跟在了陶红艳后面。

………

进了陶红艳的院门以后，映入我眼帘的所有变化，就有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坐在她最东头

房间的沙发上，再到处打量了一番后，更使我对这个小个女人的非凡能力，有了刮目相看的感觉。怪不

得成语有日新月异一说，看来只要经过艰辛努力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啊！

当我感慨不已，啧啧连声时，陶红艳已泡好了一杯浓郁香茶，递给我一支点燃的箭牌烟后，拉开沙

发前面的茶几，面对我分开大腿，跨坐在我裆里，两手搂着我脖子，笑吟吟的脸上满是春意，眼睛痴望

着我说：「我说老哥呀！瞅那些龟鸡巴摆设和装饰干啥？妹子把你想得心都在疼，你肏完消停看还不行

吗？」

我往地上弹了弹烟灰，在陶红艳的椭圆状乳房上，随意揉了揉后，这才嬉皮笑脸地说：「箭牌烟不

愧是外国烟，抽起来很合我口味。而你这么急，屄水肯定淌了个一塌糊涂，就不会脱了我俩的衣服，脚

尖钩住我脖子，我玩你的屄，你用嘴把龟啜硬了自己肏，非要我肏才行吗？」

陶红艳嗲笑着在我胸膛上给了一拳说：「我把你当成了自己男人一样，总得你同意了才能肏吧？老

哥，女人就是叫男人肏起来才觉得美，等一会儿我肏着没有劲时，你把我往哪个地方按住都行，只要肏

着骚水子顺屁股槽直淌，屄声扯上了胡喊乱叫以后，我再给你大惊喜好不好？」

我咧嘴一笑，点了点头以后，陶红艳几下就扒光了她和我的衣服。

久没男人疼爱的陶红艳，也许是急疯了。当她手揉着卵蛋嘴啜着龟，我一手拿烟，一手拨开湿成乱

丝一样的黑油油阴毛，摸了几摸她勃起的殷红阴蒂，一股粘稠的淫水像流水似的，忽地一下，涌出了抽

搐个不停的细嫩屄口时，散发着强烈骚腥味的尿水，也从黄米大的尿道口里，淅淅沥沥地喷洒了出来。

等我再用两根指头，在陶红艳的湿热屄里抽插了一会，任意拨拉了滑腻的子宫十几下，就见糊满絮

状的淫水，从张成个小洞的屄口，奔涌了出来后，她也两腿乱颤，嘴里吐出了龟，一面喘气一面带着哭

腔尖声叫唤道：「我最好最好的情哥哥，妹子今天咋这么没龟用，身子软成醒好的面团了呢？」

男子汉的表现机会已经到来，为了做好这方面的表率，拯救饥渴弱女于倒悬之中。我将剩不多的烟

蒂往地上一扔，两手搂住瘫软的陶红艳往沙发上一放，举起她的双腿，大义凛然的说着：「妹子不要发

愁，老哥哥来安慰你了」时，笑和尚一般的紫红龟，随着淫水像豆浆似的四处飞溅，「咕唧」一声响后，

就蹿进了她烫热柔绵的屄里面。

我鼓足壮年人的勇力，摆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无畏气概，脚牢牢蹬在青砖地上，像冲锋陷阵的

战将一样，两只大手揉挤着陶红艳的乳房，龟像在夯实俩人的感情基础似的，一下狠似一下，一下快过

一下的将她肏了个欢。

当陶红艳的椭圆状乳房，像欢跳的兔子一样，在胸膛上，被我挤压和揉捏的变幻形状。屄口的那些

浅红色嫩肉，随着我来回抽插的龟翻进翻出，肏了有八十多下后，她一直在尖叫的嗓子里，猛然拔了个

高音，已成嫣红的身子，没一处不在抖动；阴精如箭矢一样，在我龟头上击打了几下；剩余的尿水，从

已有绿豆大的尿道口里，喷泉似的飚了有半米高时，头往旁边一歪时，就没声响了。

我见过个别姑娘破身时，由于疼痛难忍而禁不住的洒尿现象，但没见过让男人肏了若干次的女人，

会产生这么壮观的景象。所以急得龟从陶红艳地动山摇似的屄里面，赶快往外一抽，扯过沙发上苫的绣

花毛巾，大口喘着气，擦起她春潮泛滥的屄口和尿道口。

女人的存活能力就是强，当我擦完陶红艳的激情之水，准备擦自己被淋湿的小腹时。就听她颤悠悠

的呻吟了一下醒来，杏核眼里流淌着幸福的泪水，手擦拭着额头和脸上的汗说：「特别会肏屄的情哥哥

啊！妹子总算叫你肏美了。女人都说偷男人美，如果碰到攒劲龟的话，简直就美到心上了。

不知道上辈子烧了啥香，积了啥德？本想自己的男人嫌弃着不肏以后，这辈子没啥指望了。谁知开

放的东风刮到Ｙ县以后，我拉皮条不但挣了钱，日子过得越来红火，而且从小姐嘴里，认识了你这个特

别攒劲的龟，肏得时间特别长，又特别会肏能谝的男人。……「

我听陶红艳将自己的深切感受，倒核桃似的倾诉个没完，急忙打断说：「得得得，我又不是金身罗

汉，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完美，说穿了是个没掏钱，却又肏了你两次的嫖客，你不要把我特别特别的夸。

现在我已经肏完，你还是起来，收拾沙发上淌的那些东西，我抽支烟缓一阵子就回家了。」

倘若女人对男人上了心，那个情意绵绵的劲啊！比万能胶水更粘人。

陶红艳听我刚说完，赶忙下沙发点燃一支烟，递给我抽了起来时，竟然又依恋的坐在我身旁，棉花

糖似的靠在我胳膊上，拉过我另一只手，放在大腿上用手抚摩，脸上虽然容光焕发，眼睛却似嗲非嗔的

看着我说：「谁拿你当嫖客了，别用烂怂话损自己好不好？

你就不心里想想，我为啥叫你肏了后，在Ｙ县到处找你？还不是叫你这个Ｇ市来的能人，好不容易

碰上的龟给迷住了吗！话说到这步我也不瞒你，那就是我男人上建筑工地时，你是把我想咋肏就咋肏的

唯一男人。「

人就是喜欢犯贱，永不知足，虽然让金元宝绊倒的事，在人人向前（钱）看的现实中很是罕见，但

这么好的美差，猛一下落到了头上时，颇有城府的我，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喜形于色，反做了个打篮球的

暂停手势说：「打住，打住，你知道我的龟德行，见到漂亮姑娘和女人龟就硬，硬了就想肏一下。假如

只肏你一个人的话，她们呢？我想肏了怎么办？！」

陶红艳嗲笑着在我腿上，轻轻拍了一下说：「这个我考虑好了，这里的小姐你如果看上哪个，也可

以肏上她三次，不要你一分钱。」

我给了陶红艳一个卫生球，想说这里面欠缺公正时，她已握住了我耷拉的龟说：「情哥哥，她们不

是只住三个月，还会有新人嘛！寒露以后天气凉，你先穿上衣裳，沙发上淌的东西不管它，我现在给你

大惊喜咋样？」

我还在考虑这个大惊喜，该不该接纳。陶红艳已将散落在四处的衣裤，一一丢在了我跟前。开门探

出头，向西面「小洁、小洁」的喊了几声，一个「马上就来」的清脆声音传来时，她则像等待评选结果

的竞技者，注视我的杏核眼里，有淡淡的雾，有灿烂的阳光，也有三分忧郁和七分希望。

看到陶红艳忧喜交集的目光，想到她依靠自己的能力，悖于法律的方式，在夹缝中利用僻径求生存，

目前已初见成效的作为。我这身陷社会的大潮，沉浮磨砺了大半生，心已变得非冷非热、亦正亦邪，不

时还显得羁骜不驯的人。一种似乎亏欠于她的特殊感觉，从心中油然腾起时。白布门帘被人往起一掀，

和煦阳光映照下的光环里，旋即出现了个艳丽不可方物，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漂亮少女。

我略一凝视，在心中由衷地喝了一声彩时，刚提到裆部的裤子上面，龟立即向这个疑是海外来客，

又好似桃花源的少女，行了一个标准的注目礼。

（中）

只见陶红艳脸绯红着「噗嗤」一笑，一面嗔怪我「看你那德行，也不知道赶快收拾。」一面用娇小

的身子，挡在进来的少女前面。

我嘴里衔着烟，讪笑着赶快往起提裤子，手忙脚乱之下，怎么也不能把龟塞进去时，那少女已推搡

着陶红艳说：「姐，你挡我干啥呀？」

陶红艳只能欲盖弥彰的说：「你等他穿好了再说不行吗？」

谁知那少女在陶红艳肩上，露出娇靥如花的脸，「咯、咯」一笑，满不在乎的瞅着我说：「哟……！

你刚才在我屋里取烟时，说他的龟有多粗多长、肏起来有多凶、时间又有多长，接着你俩在这里又肏了

个欢，哦！你这骚水淌的到处都是，我看看都不行的话，你叫我来又为的啥？」

陶红艳嗫嚅着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时，我这社会熔炉里炼出来的佼佼者，抱着已存有色心的胆，将裤

子往下一拽，手拨拉着龟，对死盯着我看的少女，就肆无忌惮地说起了大话：「既然事情很明了，你一

个大姑娘看我的龟都不怕，我大老爷们怕个什么呀？现在谁也不用装假，要看，你坐到我身边往够里看，

我这东西保证货真价实，如果有什么问题存在，我马上给你解决。」

那少女听我一说，当即「咯！咯！咯……」的笑得蹲在地上，手抹着眼角流出的泪水，对陶红艳说

：「姐呀！简直笑死人了。我结婚都一年多了，这个老哥哥却说我是个姑娘，哎哟……！我肚子都快笑

破了，哎哟……」

我对自己的判断，居然出了这么大的误差，立即将尴尬的脸，投向陶红艳想问个原由时，她拉起那

少女（女人），几把就推出了门。

接着陶红艳将门关上用屁股顶住，眼角挂着晶莹的泪花，嗓子有些沙哑的对我说：「情哥哥，她是

我小娘娘的丫头，叫李洁，今年二十三岁，我给你的大惊喜就是她！你今后咋肏她都可以，就是希望你

不要看她漂亮，别把妹子当成落了秧的秋瓜，撇到一边就行。」

李洁已在外面把门踢得直响，我对陶红艳眷恋的那种特殊感觉，从心中完全复活了后，就急话短说

道：「你尽管放心，哪怕我喜欢她到了怎么个程度，你是绝对忘不了的。如果这都做不到，我在Ｙ县就

不混了。」

陶红艳的眼泪，立刻顺着脸颊，像珍珠般簌簌滚落下来时，只听她猛力吸了一下鼻子，什么都没说

的开了门。

李洁进门就瞪着眼埋怨陶红艳说：「姐，你既然在那个屋里，答应老哥哥等一会子肏我，为啥推我

出去，打的啥龟算盘呀？」

陶红艳走到沙发前，一面取衣服慢慢穿，一面奚落李洁说：「我答应倒是答应了，你叫老哥哥肏得

招架不住时，可不要怨我拉错皮条了？」

李洁大不趔趔的往我身边一坐，摆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姿态，很不屑地对陶红艳说：「你个子那

么小，老哥哥的龟都能招架得住，我比你壮了许多，他还能把我肏趴下！」

陶红艳狠狠瞪了李洁一眼说：「你不要现在屄硬得像缸茬一样，肏过以后就知道谁能谁不能了。」

李洁立即给了陶红艳一个白眼说：「谁能谁不能，用不着你白吃萝卜——淡操心，现在说啥都是闲

扯蛋，肏过后才能见分晓。你还是把头发理顺，到我屋里去洗洗屄，老哥哥肏得我扯着嗓子声唤时，不

要叫人来骚毛就谢天谢地了。」

陶红艳包含着复杂情感的眼神，飞快看了我一下，对李洁只说了「驴犟挨鞭子，屄犟没好处」两句

话，扭头就走出了房间门。

李洁不服气地唠叨了陶红艳几句，起身将门搞严实，眼里荡漾着欣喜的一泓秋波，岔开腿坐在我膝

盖上，手揣摩着我的龟，向我一个劲的发着嗲说：「老哥哥，刚才它都硬得像个烧火棍，咋这么一会工

夫，就变得不攒劲了呢？是不是嫌我不那么稳重，心里有啥想法了？」

老天对世间万物，看来都安排的非常公平合理。有貌并非有德，有才不见得会被器重。就如你在某

一方面省下的钱，总会在另一方面花费掉一样，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不偏不倚的状态，任何人都无能为

力去扭转它一样。否则深谙其哲理的先辈，也不会奉行「中庸」之道，嗟叹「时也，运也，命也，」更

不会罗嗦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就拿李洁来说吧！初见时我的龟为什么行注目礼，就是因为她的模样，长得实在是明艳非常，貌若

天仙。说句实在话，自己已经阅女不少，但能让我这个色鬼一见面就傻了眼，颇有外国女人风韵的尤物，

平生确实是第一次遇到。

刚才她站在门边我只瞅了几眼，现在她坐在我膝盖上，再表现出这么一副荡人魂魄的姿态，自己又

仔细端详了一番后，如果说她不美到极点，不想着把她按住肏个骨软筋麻的话，我都觉得白长裆里的那

个捣蛋货了。

李洁有张抹了胭脂般的瓜子脸，弯弯的柳叶眉，毛茸茸的眼睫毛，如湖水一样的湛蓝大眼；高而挺

直的鼻梁，红润的薄嫩嘴唇，整齐的洁白牙齿；白如凝脂的肌肤，摸起来如丝绸一样滑爽；胸前高耸丰

满的乳房，随着呼吸在起伏；婀娜多姿的身段，柔软的水蛇腰，弹性十足的鼓翘屁股，结实浑圆的双腿。

如此靓丽的女人，男人倘若没有非分之想，除非生理方面不正常。

可这个让人目眩神驰的艳丽少妇，由于在行事为人方面，显得很张扬，所以在我心中，还是对她产

生了一些另类的感想。

李洁见我只搂着她的腰，却不答复她的疑问，两手就搂着我脖子，忐忑不安的问道：「老哥哥，到

底咋了吗？手尽在我屁股上摸，咋不吭声呢？」

我狡黠的一笑，用自己惯用的伎俩，给李洁送了个高帽子说：「还不是你这个骚屄，长得太漂亮了

以后，把我搞得丢了魂，什么都像雪狮子扑火一样，本来硬了的龟，这不是也变成软面条了嘛！」

这些话把李洁乐得像吃了开心果，立刻一双媚眼含情，丰隆的乳房紧贴在我胸脯上，烙饼似的挤压

着说：「我再有多漂亮，你总得龟硬才行呀！如果我俩啥都没干成，姐到时候还不把我笑话死。」

我在李洁的屁股上拧了一下说：「你姐笑话？有我，你怕哪门子呀。再说你娘和她娘是亲姊妹，她

的模样怎么和你差别这么大？」

李洁轻轻「哦」了一声后，神色有些伤感的说：「我娘在三年灾害时期，跟大舅和二舅去了新疆，

在农八师三团当了农工。当她十七岁那年的夏天，到地里给舅舅送饭时，被三个年轻力壮的老维子，按

在红柳树丛里肏得昏了过去。虽然那三个坏怂最后被判了刑，可我娘也怀了孕。等她傻兮兮的发现肚子

大，经过医院检查，认为打胎有危险以后，只好生下了我。」

我感慨万千的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刚好是十年动乱末期，虽然全国已经是一片红，各地也成立了

革命委员会。只因为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革委会里的人都忙于争权夺利，所以治安秩序非常差。一个

没什么文化的外乡姑娘，在那地方出这样的事也怪不了她。只是你娘生了你以后，再找男人了没有？」

李洁也叹了一口气说：「我四岁的时候，娘就和团里的一个农工结了婚。」

看到李洁对往事抵触情绪很大，神色也变得有些低落。我用手抹去了她脸上洒落的泪珠，进一步询

问道：「他对你娘俩怎么样？」

李洁瞪圆眼睛愤愤不平的说：「还能咋样？自从娘生了两个弟弟，他嫌娘的屄已经变得松旷，没了

肏的兴趣后，看我这个二转子长得越来越大，模样也越来越漂亮时，就贼兮兮的想肏我了。」

我如梦初醒的拍了一下腿，半赞誉半关切的对李洁说：「怪不得我觉得你长得不像汉人，总有些少

数民族的遗传因素，原来竟是个少见的二转子呀！哎！他到底肏上了没有？」

李洁满脸挂着不屑，没好气的撇着嘴说：「哼哼！他那个怂样还想肏我，也不知道尿泡尿了照照自

己。唉！话虽然这么说，可当我晚上睡着后，他还是摸了我的屄有好多次。到我有一次发现，狠狠骂了

他一顿后，他就不敢摸了。」

为了调节郁闷的气氛，我呲牙一笑，调侃起了李洁说：「等你发现时，肯定屄里面骚水淌了个欢不

说，处女膜也被戳破了吧？」

李洁含羞带俏瞟了我一眼说：「我身体又没啥毛病，咋会不淌骚水？处女膜他倒没戳破，因为在白

天没人的地方，我把屄掰开，借着明亮的太阳光，用镜子照着仔仔细细看了，嘻……！处女膜还是原来

的样子。」

我看李洁的神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想想她刚才的言行举止，话也就肆无忌惮的丢了出来说：「淌骚

水表示你也有性的欲望，再加二转子的优越条件，骚兮兮的模样，哪个男人不想肏你呀？」

李洁像遇到老情人似的，在我胸上又撒娇又发嗲的给了一拳，然后揪着我耳朵，「咯！咯！咯……」

的笑着说：「既然你看我骚，龟咋不赶快硬了肏我？」

我看李洁这个骚女人，到实在心痒难捺时，肏了才有立杆见影的效果，所以也不急不躁的用话搪塞

说：「急什么？龟迟早都会硬，硬了肯定会肏得你不知道天南地北。况且心急吃不了热稀饭，你总得让

我把该问的话问完，起码营造出一个情趣盎然的氛围以后，肏起来才会感到有滋有味嘛！」

李洁绯红着脸，湛蓝的大眼斜乜着我说：「那你就快问，我的屄听你肏表姐的时候，就已经痒得招

不住了……。」

我拨开了李洁揪耳朵的手，一手搂着她柔软的腰，一手隔着衣服，在她高耸绵软的乳房上乱揉着说

：「既然那个怂没肏上你，你不待在新疆跟娘一起过，怎么又回了老家呢？」

这时李洁脸上开始飞红，浑身变得火烫的同时，弹性十足的屁股，也在我腿上乱扭着说：「还不是

那个坏怂，到了晚上常骚情我，娘知道了不敢说，又怕出啥事了丢不起脸。打发我回Ｙ县后，找了个同

乡的小伙子就结婚了。」

我话里有话的问李洁：「小伙子对你还不错吧？」

李洁瞅了我一眼后，神色立即变得有些怅然地说：「他对我倒很好，一天也能肏我几次。可惜龟长

得比较细短，始终没叫我舒服成姐说的那个样。因为我们那里消息比较灵通，三月份几个人就伙同他去

了深圳打工。你设身处境的想想就知道，这么长时间我没挨过龟，心里会不难受？见了你的龟屄难道不

痒？」

既然我和李洁都是司马昭之心，她紧贴在我腿面上前后扭动的屁股，自己已感到越来越热，单裤上

还有些湿意时，就将手在她乳房上揉搓了几下，在她燃烧起来的欲火下面，赶快添柴扇风说：「我说你

今天怎么这么骚？原来是想龟想疯了的缘故。哎！那个怂你都看不上，我又有什么本事让你如此着迷？

另外让我白肏你和你姐的屄，到底想谋我什么东西呀？」

李洁脸上挂着红云，偏头向我「咯、咯」一笑说：「那个怂肏不上，可你能行啊！至于我俩的屄为

啥叫你白肏？具体想谋啥？这是个秘密。等你攒足劲，把我肏得像姐刚才那样，骚水冒得到处都是后，

她进来了再告诉你。」

我故作愤慨的瞪着两眼对李洁说：「既然你俩都爱给我耍手腕，老子现在抬屁股走人还不行吗？我

就不信少了你们这两颗辣辣菜，地里不长别的草，中午的饭吃不下去，太阳再照不到头上了？」

李洁看我不那么乐意，急得两手搂住我腰，身子投入我怀里，屁股像坐在荨麻草上似的，来回扭动

着恳求道：「老哥哥，锅里的水已经滚了老半天，就等你往锅里下面了。你如果抬屁股走人，我咋办？

姐问起来我咋说？」

我既然成竹在胸，戏自然往精彩里继续演着说：「咋说不管我的事，你本事大的话，还能把我的龟

挽个疙瘩，囫囵吃上了扁拉出来，按住我强奸？」

李洁啼笑皆非地拧了我大腿一下说：「你凶得像个啥一样，我哪有本事干那些事呀？其实我姐和我

的意思，一是喜欢你粗长却又攒劲的龟，二是想利用你在Ｙ县的关系，能说会道又敢干的本事，罩着这

里不出啥事罢了。否则的话，这里没个顶用的男人撑门面，只要地痞流氓捣一下乱，就够我们喝一壶的

了。」

我「哦」了一声后，就满不在乎的对李洁说：「你早说不就没事了，非要屎憋到门子上了才去找厕

所？说句不吹牛的话，我其它本事没有，出个坏点子和馊主意，利用Ｙ县已形成的关系网，还有跟我一

同在Ｇ市，文化大革命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插队以后又招工在Ｙ县的那几个土匪，不但罩着这里不出

问题，收拾敢来捣乱的地痞流氓，嘿嘿！还不是手在裤裆里抓龟，很随便的事嘛！」

李洁听我已经满口答应，立刻欣喜若狂地说：「既然我俩选对了人，你还不赶快肏我，准备磨蹭到

啥时候呀？有工夫了再肏看得上的小姐咋样？」

我狡黠地一笑说：「既然你俩器重我，我只有担当这个使命了。况且你已经骚成了这个样，我不把

你肏得骚水到处乱淌的话，能让我走出院子门？」

李洁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勾人心魄的大眼，闪烁着欲望的火焰，扭着小蛮腰说：「那你咋不动

手，光说不练是啥把势？」

我瞅着情急的李洁，得了便宜又卖了个怪说：「把势肯定要练，总得有一个表现的机会后，才能练

到炉火纯青啊！」

李洁莫名其妙的睁大双眼说：「我不是在你跟前吗！还要咋表现呀？」

我在李洁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说：「你我的衣服都不脱，我总不能隔着裤子肏屄，干布（干部）吧？

另外你得把我的龟弄硬，我把你这个二转子和汉人不同的地方，看够、玩够了以后，才会把你肏得骚水

乱淌是不是？」

李洁飞红脸又拧了一下我大腿，嘟哝了一句「龟干部确实难伺候，」喜滋滋地就脱起了我俩的衣服。

（待续）

（下）

真是「人比人，活不成；驴比骡子驮不成。」当我脱了下面的所有，上面脱得只剩一件背心，李洁

脱得像个白羊，美艳绝伦的娇媚身子，活灵活现地诱惑起了我时，刚才还耷拉着头闷闷不乐的龟，没和

我提前打个招呼，立刻就毫无羞耻感的来了个一柱擎天。

其实也不能怪我的龟沉不住气，主要还是混血女人李洁，衣服脱了以后实在太诱惑人了。如象牙雕

刻出来的莹白肤色，挺拔匀称的圆锥形双乳，柔软浑圆的殷红乳头，就像成熟的小葡萄。似丝绸般细腻

的小腹下面，是结实的大腿，纤细的蜂腰和浑圆的屁股。两腿间隆起的阴阜上，虽然长满了浓密的黑亮

阴毛，但从阴毛中露出的两片肥厚小阴唇上面，却反射着被淫水浸润后的亮光。

虽然李洁的乳晕比较大，而且是我不喜欢的暗褐色。小阴唇色素很重，让我心里也感到有些不快。

但老天既然对世间万物，都能分配得公平合理，她这些微小的缺陷，尽管自己觉得非常遗憾，由于被她

娇媚的容貌，风骚入骨的样，瑕不掩瑜的完全遮盖了。所以使我不但丧失了仅有的理智、激起了占有的

欲念，龟倘若不硬起来的话，就不是在女人堆里乱蹿的色狼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保留那一点儿可怜的自尊，我嘲弄的将龟轻轻打了一巴掌说：「既没出息又

不争气的东西，你又不是没肏过女人，她的模样哪怕长得像仙女，也是一个屄两个奶子罢了。里面又没

有藏着金矿需要赶快去挖，况且你迟早都会耍威风，现在急成这个怂样干什么？」

李洁看到我激昂的龟后，举止却恰恰相反。脸色如同喝了酒一样，泛着艳丽的桃红，湖水一般的湛

蓝大眼，迸射着饥渴的灼灼欲火，毫不掩饰的跨坐在我膝盖上，偏头向我浪笑着说：「老哥哥，你的龟

刚才就像在打瞌睡，咋脱了个衣裳的工夫，就硬得朝了天？虽说我和别的女人没啥两样，可我毕竟是二

转子，模样又长得比她们漂亮。你把它打坏了以后，等一会咋肏得我舒服呀？」

对付李洁这样的女人，我只能把蜜糖罐子整个递了过去说：「就因为我没肏过二转子，再加上你长

得这么漂亮动人，它如果不硬能对得起谁？不过你不要担这个心，这怂只有教训以后，才会给我争气，

肏你的时候才会特别凶。」

这些话立刻使李洁「咯！咯！咯……」的笑了个欢，眼里荡漾着按捺不住的春色时，人像棉花糖似

的粘在我身上，手虽捋动着我的龟，话语里却带着些小刺儿说：「老哥哥说话虽然很逗，既然我长得这

么漂亮，你的龟又像咱们这里出的胡萝卜堆里，挑了个粗长的，前面又像顶着个圆头大蘑菇一样的攒劲。

为啥肏我姐像救火一样特别利落，肏我反而显得磨磨蹭蹭地不利索呢？」

李洁的责问，我在无奈之下，只好自圆其说：「好花要仔细欣赏，好饭菜要慢慢品尝。心太急了肏

你的话，我岂不是成了猪八戒吃人参果，三下五除二的完了后，显得你我没一点品位倒还罢了，让这里

住的小姐知道了又会怎么想？」

李洁对我抛了个媚眼说：「屄是一个屄，脸上见高低。模样哪怕长得像仙女一样，肏起来还不是龟

在一个肉洞洞里来回动弹，要品位干啥？我就不信女人的屄里面还有区别？这里住的小姐知道了还能咬

上一截子去？」

李洁由于年轻性欲旺，再加好长时间没享受到自己男人的爱抚，另外受院里住宿小姐和嫖客尽情销

魂时的影响，行为上显得这么骚也很正常。但她社会阅历毕竟肤浅，对女性身体器官的那些不同差异，

知道得比较少也不足为奇。

既然陶红艳希望我惩治李洁，我自然就坡上驴的对她说道：「人的模样长得不一样，下面的东西也

就不一样。要不然同样都是男人，你男人的龟怎么没我的攒劲？女人为什么有馒头屄，杏核屄，干瘦屄

和大毛屄的区别呢？既然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区别，里面你能说没有？」

李洁「哦」了一声，眨巴着眼想了一阵后才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很有道理。我男人个子

并不低，龟咋没你的攒劲？我见到的光屁股女人，屄确实长得不一样。咦！照你这么说的话，难道屄里

面真有名堂？」

我白了李洁一眼，寒碜话禁不住地就丢在了她面前说：「有没有名堂外面又看不到，总得用指头或

者龟，在里面考察过了才知道。刚才还说我肏你姐像救火一样，现在你倒磨蹭起来了，哦！我的龟已经

硬了老半天，你不赶快摆好姿势了让我肏着找名堂，是不是等它软了以后，用指头在里面拨拉着找？」

李洁脸上立刻升起了一片红云说：「你看我这猪脑子，咋把主要事给忘到一边了。老哥哥说得对，

有没有名堂肏着不就知道了吗！现在我就躺到床上，你肏的时候好好比较，是不是我模样长得好，屄里

的名堂也比别的女人好？」

我在李洁扭来扭去的屁股上，用力打了一巴掌说：「躺到床上干什么？沙发上腿岔大了我难道不能

肏？进门就说自己的模样长得有多好，说不定肏的时候是个绣花枕头，感觉还不如别的女人攒劲呢？」

李洁矫情地「哎哟」了一声，眼睛就乜斜着我浪笑道：「人家的屄水本来就淌得收拾不住，你再这

么使劲一打，看看看，都顺着大腿淌下来了。关于我是不是个绣花枕头，屄里面有没有名堂的问题，你

一肏不就清楚了吗！」

美艳如花的李洁这么一骚浪，此时的我哪里还能沉得住气呀？一把将她扯倒在沙发上，两腿提起来

往自己肩膀上一搭，早就发怒了老半天的龟，分开肥厚的两片小阴唇，朝她汪着许多淫水的细嫩屄口里，

猛地就是一插。

只见李洁白皙的身子往起来一弓，嘴里杀猪似的一声尖叫，屄立刻夹住了我勇往直前的龟以后，一

小股淡黄的尿水就喷了出来。

我没理睬李洁的尖叫和喷尿，用鏖战了许多姑娘和女人的龟，在她簌簌抖动的子宫口上，用力顶撞

了了十几下后，这才指头捏着她红玛瑙似的阴蒂，提了起来揉捻着挖苦说：「你不是屄嘴犟得能拴头叫

驴吗？能耐怎么比你姐都差，我还没有肏到屄的最深处，名堂也没有找着，你怎么就夹不住尿了呢？」

李洁脸色像盛开的一品红，两只大眼微闭，柳叶眉紧蹙在一起，光洁的额头和鼓圆的鼻翼上，渗出

了细密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赶忙为自己辩解道：「这能怪我没出息吗？你的龟身比我男人粗长了好多，

我的屄又不是个蒜钵，你像捣蒜一样肏了进去后，出的劲又那么大，里面塞得满当当的特别胀不说，而

且还有些疼和麻酥酥的感觉，我的尿咋不能冒出来些呢？再说……」

李洁嘴里虽在一个劲地诉说我对她的不公，屁股却在使劲往上挺，布满褶皱的小阴唇也像耍赖皮一

样，不但紧贴着我的龟在微微颤栗。淫水还像磨好的豆浆似的，从龟和屄的连接处，「扑哧！扑哧」的

直往外泛着白沫。

看到李洁已浪起来的状况，我知道她说的并非是真话，所以我打断了她那些托词，挖苦话紧跟着就

扔了过去说：「哦！刚才你骚得屄水顺腿往下淌，现在反怪起龟的不是来了。既然你没福享受它，我不

肏了怎么样？」「

李洁听我这么一吓唬，赶忙将搭在我肩膀上的腿，移下来钩住我的腰，又扭屁股又发嗲的说：「老

哥哥，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其实我那么说的意思，主要是开头那一下实在太猛，屄里感到不咋习惯。你

没有管我的又肏几下后，这才觉得龟攒劲了就是好。嘻……！怪不得我姐喜欢叫你肏，原来龟长得攒劲

的话，肏在屄里面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嘻……！」

我让李洁肉麻的这么一捧，再看到她娇媚骚浪的样子后，征服了又一个漂亮女人的豪爽之情，随即

涌上了心头时，口气随之温和了许多说：「你只要屄支好了叫我肏，我一会把你肏得舒服上好多次。如

果呲牙咧嘴的惹我不高兴，要么我龟拔出来了走人，要么就肏起来没什么分寸了。」

李洁听我降下佛音，赶忙嗲笑着应承道：「行行行！只要你把我肏成我姐那个怂样，我保证乖乖地

把屄支好了叫你肏. 况且男人喜欢肏不跳弹的屄，这么攒劲的龟我今天错过的话，不是个傻屄又是啥？」

李洁既然说起了逢迎话，我立即给她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说：「其实你长得不但漂亮迷人，屄里面

肏起来的感觉也不错。问题是我的龟还没有肏到底，假如你不感到难受的话，我可就连根肏进去了。」

李洁双手托着我的胸口，满脸挂着讨好的媚笑说：「既然我这个二转子的屄肏起来还可以，老哥哥

呀！你也不想想自己的龟，长得有多么攒劲，假如连根肏到底的话，我心里还是有些怕。要不你先款款

的来上一阵，等我觉得屄里面不咋胀以后，你再使劲肏咋样？」

其实李洁的屄除了深和狭窄以外，并没有什么特色。反正送上门的鲜肉，不享受总是对不起我这个

饿狼。既然她俯首贴耳的往我嘴里钻，我义不容辞的将她浑圆的屁股，两手捧了个结实后，由浅到深，

由慢到快地肏了起来。

女人漂亮了肏起来很容易提兴趣，尤其看到李洁额头上挂满了汗珠，瓜子脸成了玫瑰色，柳叶眉一

起一落，鼓圆的鼻翼不断翕动，喘息声越来越粗重，皮肤逐渐变成了桃红，白皙肥硕的两个乳房，在凝

脂般的胸膛上前摇后摆时，我肏得势头也由不得地凶猛了起来。

当我气壮山河的肏了李洁有一百多下，当龟头蹭过她柔韧的子宫，在滑腻的屄深处猛地一撞，只见

她小肚子上下起伏，脸似染血，气喘得像在拉风箱，大腿根部的肌肉一阵乱抖，嘴里嘶叫「快停快停，

再肏我的尿马上就出来了」时，屄立刻夹住了我的龟，紧接着一松，烫热的阴精和腥骚的尿水，争先恐

后的就喷涌在了我龟头和肚子上。

我此时虽然到了强弩之末，由于越肏李洁越感到乏味，见到自己不悦的现象又一次出来，手急眼快

的一把扯过沙发上放的绣花毛巾，赶紧堵在李洁汤水乱流的屄上，龟往外面一抽的工夫，已憋闷了好长

时间的精液，立刻像泼出来的牛奶一样，全惠顾到了她起伏不停的胸脯上。

等我射完拿另外一条绣花毛巾擦拭龟时，李洁才长出了一口气，手往下抹着脸上的汗水，像遇到了

欢喜佛似的，咧嘴笑着对我说：「我今天总算知道了啥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知道了啥样的龟肏起

来了舒坦。看来我姐的话没错，有你这样的能人罩着我们，不但地痞流氓不敢来捣乱，没事了也能把我

俩肏成天上的神仙。老哥哥呀！今晚上你干脆在这里睡一晚上咋个样？」

多数男人只要射了精后，对什么样的女人，都会失去原先的兴趣。再加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李洁，

让我这个对女人特爱挑剔的惯犯肏过后，感官上的刺激也就那么回事，心情感到一索然，我马上吊了个

脸，没好气的呵斥她说：「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才鸡叫（知道）天都快亮了，你如果早知道龟从

哪头先硬的话，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怂样了。

哦！你男人不在跟前，尝到甜头了就想让我给你解心慌，我难道只会在外面找小姐，没有家里等我

的老婆？说的好了以后我还会肏你，假如说的不好，你就在我肏你姐的时候，在门外面往死里馋去吧！

「

李洁看我莫名其妙的勃然变色，一愣后，立刻蜡黄着脸，显得十分委屈却又有些不满地对我说：「

我只不过随便说了那么几句，你不爱听就算了嘛！咋把屄刚刚肏完，就凶得像……」

我马上打断李洁的话说：「凶得像什么还用不着你形容，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有什么地方

想不通，等一会了跟你姐去说。现在我就穿衣服回家，下次见面你如果还嫌我凶，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

你也不要说我肏过狗屄了，提起裤子拿砖头往头上砸的话。」

说完这些，我没理李洁坐在沙发上「呼哧！呼哧」生闷气，迅速穿好自己的衣服，出门向院子里站

着的陶红艳，小声说了怎么对待李洁的经过，她含着热泪在我胸口轻轻砸了一拳后，我咧嘴一笑就回了

家。

经我这么一折腾，再加动用了关系网和那几个曾经患难与共的土匪，陶红艳的生意不但做得安然红

火，出于感激之情，住在她那里的小姐，也允许我挑年轻靓丽的肏了有十几个。至于二转子李洁嘛！因

为怕我再呵斥的缘故，见到我以后特别乖顺。在我肏陶红艳感到不怎么尽兴时，稍带着也把她肏了若干

次。

欲海浮沉中又过了一年，当Ｙ县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阳光照射下，大街小巷洁白如雪的槐花，一串

串的点缀在树枝之间，随风飘来阵阵甜香。我在某星期天的早晨，漫步到了空气清新的城南墙外面，在

农民承包的地里，正观赏争芳斗艳的玫瑰花，一声「卖蜂蜜」的清脆女音传进耳中时，我由不得地就将

脸，转向了蜜蜂来回飞舞的左手路旁。

鹧鸪天（李洁遇华奢）

美女刚褪下衣裳，

肉棒立刻就张狂。

口若悬河吹己能，

甜言蜜语给她尝。

按倒肏，没商量，

哪管汗流叫声扬。

羞花戏蕊嫌不够，

胸脯上面泼白汤。

……【完】